

春
文/朱自清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打着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绵软软的。

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野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

“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还有各种花的香，都在微微润湿的空气里酝酿。鸟儿将巢安在繁花嫩叶当中，高兴起来了，呼朋引伴地卖弄清脆的喉咙，唱出宛转的曲子，与轻风流水应和着。牛背上牧童的短笛，这时候也成天在嘹亮地响。

雨是最寻常的，一下就是两三天。可别恼，看，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密密地斜织着，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树叶儿却绿得发亮，小草也青得逼你的眼。傍晚时候，上灯了，一点点黄晕的光，烘托出一片安静而和平的夜。乡下去，小路上，石桥边，撑起伞慢慢走着的人；还有地里工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他们的草屋，稀稀疏疏的，在雨里静默着。天上风筝渐渐多了，地上孩子也多了。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他们也赶趟儿似的，一个个都出来了。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各做各的一份事去。“一年之计在于春”，刚起头儿，有的是工夫，有的是希望。

春天像刚落地的娃娃，从头到脚都是新的，它生长着。

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

春天像健壮的青年，有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他领着我们上前去。

新赏析

柳含烟·梨花

刘存发

听丝雨，掩重门。
月下阑干斜倚，琼枝冷萼却销魂，淡香纷。
莫是瑶台情未断，一树雪英恨晚。
潜然一笑化流云，送残春。

柳含烟·杏花

刘存发

争春色，早开颜。
绿锁绮霞晴雪，胭脂匀面淡香绵，笑容娟。
院小墙低堪寂寞，偷探一枝红萼。
含羞脉脉任闲言，惹心酸。

柳含烟·海棠

刘存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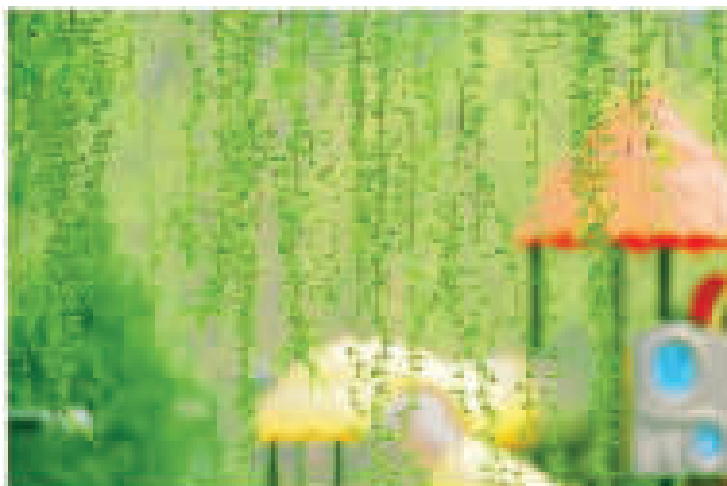
脂涂颊，粉匀腮。
娇态风前摇曳，谁扶仙女下瑶台，锦衣裁。
拂晓晴阴浑不定，春睡似醒未醒。
佳人照影笑颜开，待君来。

柳含烟·葵花

刘存发

长垂首，慢躬身。
淡色朝阳焕彩，锦苞溢露仰彤云，送晨昏。
秀蕊秋来争艳丽，阔叶迎风摇曳。
金盘结籽自天真，献青春。

春天是这样的



摄影 金立冬

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内敛的山头，一把雪再也撑不住了，噗嗤的一声，将冷面笑成花面，一首澌澌然的歌便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荒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小鸭的黄蹼，唱入软溶溶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

那样娇，那样敏感，却又那样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地惹哭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了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会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说也说不清、听也听不清的飞絮，每一丝飞絮都是一株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样不讲理，不逻辑，而仍可以好得让人心平气和的。

春天必然会这样的：满塘叶黯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扰，自

温柔地抱着一团小小的空虚的鸟巢。然后，忽然有一天，桃花把所有的山村水廓都攻陷了。柳树把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犹如旌旗鲜明的王师，因为长期虔诚的企盼祝祷而美丽起来。

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小羊在啮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汁，一个孩子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舒适，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江畔浣纱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噙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来为这季节命名——“春”。

（节选）
文/张晓风

最是一年春好处 文/宗璞

今年春来早，繁忙的花事也提早开始，较常年约早一个节气。没有乍暖还寒，没有春寒料峭。一天，在钟亭小山下散步，忽见，乾隆御碑旁边那树桃花已经盛开。我常说桃花冒着春寒开放很是勇敢，今年开得轻易不需要很大勇气，只是衬着背后光秃的土山，还可以显出它是报春的先行者。

迎春、连翘争相开花，黄灿灿的一片。我很长时期弄不清这两种植物的区别，常常张冠李戴，未免有些烦恼，也曾在别的地方写过。最近终于弄清。迎春的枝条呈拱形，有角棱，连翘的枝条中空。

报春少不了二月兰。今年二月兰又逢大年，各家园子里都是一大片紫色的地毯。它们有一种淡淡的香气，显然是野花的香气。榆叶梅跟着开了，附近的几株都是我们的朋友，哪一株大，哪

一株小，哪一株颜色深，哪一株颜色浅，我们都再熟悉不过。

紧接着便是那若有若无的幽香，提醒着丁香上场了。窗下的一株已伴我四十余年。以前伏案写作时，只觉得香气直透毫端，花墙边的一株是我手植，现在已高过花墙许多。几树丁香都不是往年那种微雨中淡淡的情调，而是尽情地开放，满树雪白的花，简直是光华夺目。我已不再持毫，缠绕我的是病痛和焦虑，幸有这光亮和香气，透过黑夜，沁进窗来，稍稍抚慰着我不安的梦。

海棠的花最当得起“花团锦簇”这几个字。东坡诗句“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照的就是海棠。海棠虽美，只是无香，古人认为这是一大憾事。若是无香要扣分，花的美貌也可以平均过来了。再想想，世事怎能都那么圆满。

诗篇

古诗里的春天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李白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

杜甫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白居易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

王维

曲房珠翠合，深巷管弦调。日晚春风里，衣香满路飘。

刘长卿

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清浅见琼砂。

刘禹锡

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

韩愈

中和癸卯春三月，洛阳城外花如雪。

韦庄

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贺知章

暖雨晴风初破冻，柳眼梅腮，已觉春心动。

李清照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叶绍翁

桃花春色暖先开，明媚谁人不看来。

周朴

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晖，冬岭秀孤松。

陶渊明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

辛弃疾

征稿启事

本周主题“春日”

即日起，《书香》版每周设立主题，向社会征集摄影、美文、书画等优秀作品，诚邀您积极投稿。

期待您的优秀作品，也期待您有创意的摄影、美文、书画作品，镜头、笔下，充满对生活的热爱。但提醒您的是，所有作品必须原创，文责自负，投稿时，也请留下姓名、电话号码等联系信息。

本期征稿主题：春日

投稿邮箱：

xbzmb@vip.126.com

断章

天气已经将近四月了，一堆接连而来的晴天，中间隔着几次小雨，把园中各样树木皆重新装扮过了。各样花草都仿佛正努力从地下拔起，在温暖日头下，守着本分，静静的立着，尽那谁也看不见的手来铺排，按照秩序发叶开花。开过了花还有责任的，皆在叶底花蒂处，缀着小小的一粒果子。这时傍到那一列长长的围墙，成排栽植的碧桃花，正同火那么热闹的开放。还有连翘，黄得同金子一样，木笔皆氤花尖向上矗着。

——沈从文

故乡的风筝时节，是春二月，倘听到沙沙的风轮声，仰头便能看见一个淡墨色的蟹风筝或嫩蓝色的蜈蚣风筝。还有寂寞的瓦片风筝，没有风轮，又放得很低，伶仃地显出憔悴可怜的模样。但此时地上的杨柳已经发芽，早的山桃也多吐蕾，和孩子们的天上的点缀相照应，打成一片春日的温和。

——鲁迅

我仿佛看到春天又回到园中：繁花满枝，一片锦绣。不但已经开过花的桃树和杏树又开出了粉红色的花朵，连根本不开花的榆树和杨柳也满树红花。未名湖中长出了车轮般的莲花。正在开花的藤萝颜色显得格外鲜艳。丁香也是精神抖擞，一点也不显得疲惫。总之是万紫千红，春色满园。

——季羨林

到西湖时，微雨。拣定一间房间，凭窗远眺，内湖、孤山、长堤、宝塔、游艇、行人，都一一如画。近窗的树木，雨后特别苍翠，细草茸绿的可爱。雨细蒙蒙的几乎看不见，只听见草叶上及田陌上浑成一片点滴声。村屋五六座，排列山下，屋虽矮陋，而前后簇拥的却是疏朗可爱的高树与错综天然的丛芜、蹊径、草坪。其经营毫不费工夫，而清华圆润，胜于上海愚园路寓公精舍万倍。

——林语堂

春是多么可爱的一个名词！自古以来的人都赞美它，希望它长在人间。诗人，特别是词客，对春爱慕尤深。试翻词选，差不多每一页上都可以找到一个春字。后人听惯了这种话，自然地随喜附和，即使实际上没有理解春的可爱的人，一谈起春也会觉得欢喜。

——丰子恺

在烟雾样的春雨里，忽然有一天抬头望窗外，蓦地看见池西畔的一枝树开放着一些淡红的丛花了。我要说是“丛花”，因为是这样的密集，而且又没有半张叶子。无疑地这就是樱花。

过了一二天，池畔的一排樱花树都蓓蕾了，首先开花的那一株已经浓艳得像一片云霞。到此时我才构成了我的樱花概念是：比梅花要大，没有桃花那样红，伞形的密集地一层一层级满了枝条，并没有绿叶子在旁边衬映。

——茅盾